



恋不宜迟

Lian
bu
yi
chi

许姑娘
XU GUANG
著

震惊
只因房客长太帅
纯情房东秒变田螺妹

饭是我做的，地是我拖的

衣服是我洗的，现在你连房租都不交了

你到底能干什么

我？
我忙着给你下套布局
让你掉进我的
爱情陷阱啊



恋不 宜迟



许姑娘
XU GU NIANG
著

恋
不
宜
迟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恋不宜迟 / 许姑娘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94-0172-4

I. ①恋…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3191 号

书 名	恋不宜迟
作 者	许姑娘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张青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72-4
定 价	2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恋不宜迟

Lian
bu
yi
chi

目 录

001

【第一章】

跟我一起住的那个人

014

【第二章】

那声音，真是委屈啊

023

【第三章】

你是我的糖果

044

【第四章】

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温柔乡

056

【第五章】

这个世界上最让她心动的声音

074

【第六章】

我妈来了

091

【第七章】

这年头，谁还没有点秘密

108

【第八章】

原来，他什么都没有

123

【第九章】

我什么都不要，因为我的
宝物就是他

138

【第十章】

男人的自尊心，好难懂



恋不宜迟

Lian
hu
yi
chi

目
录

151 {第十一章}

他只是可怜你

167 {第十二章}

她怎么可能，不要李重年的孩子

184 {第十三章}

将来所有的财产全都给你

194 {第十四章}

我只想豁出一切，
为她铺一条康庄大道

210 {第十五章}

李昂四岁了

227 {第十六章}

口是心非的小东西，
明明就忘不了我

243 {第十七章}

李重年，救救我

257 {第十八章}

叫爸爸

267 {第十九章}

咱们结婚吧

278 {番外}

初见





跟我一起住的那个人

盛夏的正午，刺眼的阳光肆意照着青石地板，婆娑树影的空隙都被填得满满当当。半月无雨，向来茂密的矮灌木开始叶尖泛黄，池塘里的锦鲤更是沉在水里，连撒到水里的鱼饵都不愿吃，毫不掩饰对坏天气的反感。

老实地坐在医院病房里，周意满捧着保温杯，呆呆地盯着冒出来的袅袅热气，袭来的睡意让她昏昏沉沉。就连病床上李重年故意一阵咳嗽，希望博得同情的小伎俩，都没能让她清醒起来。

最后还是来送药的护士大姐没忍住，对周意满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说：“哎哟，你男朋友咳嗽着呢，你就这么坐着看，有眼色没有？啧啧，现在的小姑娘哦，娇生惯养的，一点心都不长……”

“啊。”周意满回过神，慢吞吞站起来，把晾了一会儿的白开水倒进杯子里，还从抽屉里拿出吸管，边搅拌着边走到床头。

但等唠叨完的护士一关门，她手腕一转，抽出吸管就把杯子里的水喝了个精光。

刚才咳嗽得肺都快从嗓子眼里掉出来的人立刻翻脸道：“周意满！”

周意满翻了一个白眼：“房客大人，您就用口水凑合着吧。这儿的手术费、住院费全是我替你垫的，你有点良心，就别把我当保姆使唤。”

房客可怜兮兮地咬着嘴唇，露出来的两颗小虎牙晃得周意满头痛。她琢磨着，大概是最近树上的知了叫得太欢，让她时好时坏的偏头痛又开始犯了。

按按额角，她还是好脾气地给他倒了一杯水：“李重年，你知道我最近一天要打好几份工，你就不能找个亲戚朋友的来替我一下吗？”

“别提了……”李重年垂下头，漂亮的眼睛掩在额前的碎发下，声音既委屈又失意，“都说患难见真情，小爷我以前都不信，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算我活该。”

他默默接过周意满递来的水杯，默默喝完，牙齿咬着杯沿，慢慢地抬起眼睛去看周意满，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谁在里面撒了一把星星。他嘴角露出笑，很讨好地对她说：“我这么可怜，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对吧？那就再来一杯水！”

周意满欲哭无泪。

到底是谁可怜啊？

她刚值完夜班，累得连鞋都不想脱，刚扑到床上，就被一通电话吓个半死。然后她天还没亮就不要命地冲到马路中间拦车。等赶到医院，拿出小半年积蓄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费用，进了病房，她就发现正主睡得正香，那条打了石膏的腿完全没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

倒是她，推了一大堆的兼职，才得了半晌的闲在这儿陪床，敢情还要给大爷当牛做马？！

看到医生、护士暧昧的眼神，她就急火攻心：我们明明就只是房东和房客纯洁关系，连友谊都没达到好吗？这要是传出去，我养小白脸的传闻可就要坐实了！

周意满的拳头攥起来又松开，她深吸一口气压住火，放软语气道：“李重年，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你看，我听说你的脚扭伤了，连原因都没问就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怕你不舒服，这一晚上我都没敢睡，就在床边上守着你，等你醒过来我才在旁边床上眯了一小会儿。但你非得在这儿住上好几天院，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照顾你。”

他不过是个下楼梯一脚踏空，就哭爹喊娘的，又要打石膏又要住院，连满脑子都是钱的大夫都看不下去了，刚才还在厕所里议论这是不是个碰瓷的。

被堵在隔间里的周意满实在觉得丢人，每次见到医生都跟做贼一样，猫

着腰走路。

想到这儿，周意满委屈得都带了哭腔，以为能让李重年动容，谁知道迎上来的是一双水汪汪的漂亮眼睛，黑葡萄一样的眸子亮晶晶的，硬是把周意满满肚子的火气给灭得干干净净。

走出住院部大楼，周意满打车直奔咖啡屋，连发票都来不及要，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十分钟。还好领班今天有事，只瞪了她一眼就出门去了。跟她关系不错的小姐妹们都嘻嘻哈哈地跑来恭喜她，她一边苦笑一边在哭：美色真是太误人了呜呜呜！

忙活了一下午，临近傍晚下班，她才算得了闲，监守自盗地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结果就被姜凌波给逮住了。

周意满看现在店里没人，干脆拉着她跑到角落里，大倒苦水。

被周意满嘴里噼里啪啦蹦出来的抱怨话吓了一跳，姜凌波半天才明白过来，紧接着就笑得前仰后合：“你是说你又一次被你的房客的美色吸引，连钱也不要，跑去俯首甘为孺子牛了？”

周意满觉得跌面子，压低声音咬牙反驳道：“怎么可能？他的身份证还被扣在我手里呢，他要是敢不还我钱，我就让他拖着石膏腿进局子。”

姜凌波轻哼：“算你长了脑子。可别像小时候对那个要饭的一样，看人家长得帅，连钱带卡一块摔那破碗里了。”

周意满瞪眼：“都说了多少遍了，他是卖艺的，不是要饭的。我给他钱是因为他小提琴拉得好听，跟他长得帅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怎么还能被你翻出来？”

姜凌波举手投降，翻了一下日程本，拔出笔在纸上圈圈点点，说：“得，过去咱不提，今天下班以后还去加油站兼职吗？”

周意满叹气道：“不去了，我还得回家做饭带到医院去呢。那一位的嗓子金贵着呢，吃不得外面不干净的油。有一次我懒得做饭，就在楼下买了炒饭，他吃了后就生咳了半宿，把我吓得再没敢买便宜油。”

姜凌波惊得合不拢嘴：“你这哪是找了个房客？根本就是养了个祖宗嘛！”

管他房客还是祖宗，下了班，周意满还是老老实实在菜市场赶，等公交车的时候还贴心地给李重年去了个电话问他要吃什么。结果李小爷特有范地来了句“随便”，把周意满郁闷得不得了，只好上网翻出家常菜谱，确保把一顿晚餐做得色香味俱全。

等饭做得差不多，周意满关了嗡嗡作响的抽油烟机，从柜子里扒拉出保温效果最好的一个饭盒，舀出还咕嘟冒泡的喷香白米粥，又把两个小炒盛得满满当当。

出了家门，周意满对着眼前的公交车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怕饭菜变凉，于是咬咬牙打了一辆空出租，捧着饭盒满心欢喜地往医院去，却被堵在高架桥上，半天动弹不得。

她怕李重年等着急，发大少爷脾气又得一通折腾，不放心地打了个电话过去，却半天没人接，只好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安抚，还在车上再三催促司机开快点。

最后，被她催促的司机还没说什么，她就先不好意思地道歉了。

司机是位好脾气的中年发福大叔，车被堵在路上半天不动弹也没骂娘按喇叭，见周意满一脸着急，还笑呵呵地搭话：“是去医院看男朋友吧？”

当然不是！周意满下意识反驳。但她跟李重年的冤家路窄真要说起来，可以聊个三天三夜，她不愿意跟陌生人解释太多，也就顺着他的话点头。

司机大叔就笑道：“小姑娘家可是应该娇养的，就算心里着急，也不能在男人面前表露出来，越在乎越不能让人看出来，不然可就容易把男人惯坏喽。”

周意满深有同感。

她想起上周她重感冒，一狠心向无数个兼职的雇主请了大假，才换来窝在家里休养生息。李重年哀号着闯进她卧室的时候，她正半睡半醒，脑袋里盘算着休息一天会损失多少钱，结果他一进来就往她床上扑，吓得她连滚带

爬，拽着被子一头栽到床底下。他倒好，霸占了大半张床，一把捞过她的靠枕，抱着蹭了两下，把脸往里一埋就昏睡过去。

她反应过来，扒拉着床沿推他，可他就趴在那儿一动也不肯动，伸着长胳膊长腿还有修长的脖颈，像只优雅的白鹭，简直让她那张连床单都是卡通熊的小窄床熠熠生辉。

后来，还是她被自己口水呛了一下，咳嗽得半天缓不过劲，他才肯懒洋洋地转过半张脸，用他黑得发亮的漂亮眼睛同情地看了她一会儿，又朝床头桌上的水杯抬了抬下巴，缓缓流露出希望她赶紧喝水，别发出声音打扰他休息的意愿。

周意满当时只觉得，她气得喉咙里都冒出血腥味了。

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时候也应该主动给女生倒杯水拍下背吧！那种“本大爷看你可怜赏你杯水，喝了赶紧安静，不要打扰爷睡觉”的架势是怎么回事？

所以，被他没有人情味的表达刺激到的周意满，怒壮人胆，豪迈地一口闷掉一整杯水，然后一脚踏上她的小矮床，下一步踩上了他的后背，然后，两只脚一起站上去，狠狠地，蹦跶起来。

……

据李重年劫后余生的描述，他当天只是把卧室的钥匙落在了办公室，又不愿睡沙发，想去房东那里蹭个床位，结果看到软软的床一下没能把持住，一不小心就把上面的一坨不明物体给忽略了……至于之后的脊背受袭，李重年表示，就跟挠痒痒似的，跟健身房里给人踩背的陪练比，力道差得远。

为这事，周意满身心俱疲。她觉得李重年胆敢不打招呼就随便进她房间的破毛病，完全就是被她惯的！

自作孽不可活！想当初他刚搬进来那会儿，多规规矩矩，多人模狗样……连借用一张便笺都礼貌地来问一下。可她怕他拘束，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东西随使用，不用跟她打招呼。

当时她是怎么说的来着？

好像是：“你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就好啦，不要把我当外人那么客气。”

她说那话的时候笑眯眯的，还拍着胸脯打包票，现在她后悔得只想捶胸顿足。

要知道，她让他把这儿当自己家他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废纸、易拉罐、方便面盒子到处乱飞，连内裤和臭袜子都能被塞在沙发缝里，可他破坏完了又看不得，非逼着她跟在他屁股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

他现在更是蹬鼻子上脸，连在她睡觉时都能往她卧室里闯，谁知道会不会哪一天，她在浴室里拉着帘子洗澡，他就因为尿急跑到厕所解决需求了……

要不是他每个月给的房租多到让她抱怨不出来，她一定会……磨刀霍霍向猪羊。

往事不堪回首，对眼前一辆辆车慢吞吞地往前挤的情形，周意满忽然觉得，她心里一点也不着急了，最好前面两辆车来个亲密接触，把她堵在这里，让李重年饿死去吧！

等车见缝插针开到医院门口时，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周意满摸着自己空荡荡的肚子，开始后悔没在做饭的时候顺便往嘴里喂上一筷子。在好不容易挤上的电梯里，她决定一会儿吃饭之前，一定要在李重年面前先吃半碗，饿不死他也要馋死他。

可惜，她幻想中的李重年“独守闺房望郎归”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她推开的熟悉的病房里，灯火通明，笑语连连，香气扑鼻。扑鼻的是饭菜的香气，还有女人甜甜的香水味。

条件反射一般，她拎着饭盒，一脸兴奋的表情收得干干净净：司机大叔说得果然没错，男人惯不得！

天知道她为了给他准备一顿饭要花多少心思！

煎出的鸡蛋不能太生也不能全熟，要那种筷子一戳蛋黄不会流出，但没有完全凝固的程度；菜里炒熟的葱姜蒜一丁点都不能让他看见，她只能事先把炆锅的食材切成大块，等菜出锅后再一块一块挑出来；香菜不肯吃，味精不让加，连闻到上色的生抽他都觉得反胃，她只能到处打听有没有能替代的，吓得她打工餐厅里的师傅以为她要偷师。

结果——他在这里对着美人赏心悦目！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把饭盒往门口的桌子上一扔，周意满双臂环抱，往门框上一倚，看着屋里的热闹景象开始冷笑。

看看，坐在床边的那姑娘漂亮得就像一朵花，端着一个嵌金边的小碟子，上面摆着两个精致的水饺，在灯光的照射下让人垂涎欲滴。

再瞧人家上身一件白色羊绒毛衣，衣领处繁杂地绣出蔷薇花蔓，娇艳又不失端庄；梅子色的口红成熟低调，大波浪卷披散在肩上，跟脖子上挂着的简简单单的水晶项链很是相配。

虽然那条项链简简单单得连一点装饰都没有，但她就是觉得它漂亮到她挪不开眼。

那肯定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呢，更何况那姑娘手腕上戴着的手表，连仿款都要花上她大半年的薪水。

估计是她“好喜欢”的眼神太过直接，姑娘下意识地用手护住了胸部，也很碰巧地把那条项链挡了个严实。

觉得自己被误会大了的周意满连忙把视线挪开，一不小心就对上那个天杀的李重年的目光。

场面有点僵。

她寻思着自己该说点什么，于是问：“李爷，你今儿晚上吃得可好？”这一问倒把心底那点小委屈勾得翻江倒海。

她故意嬉皮笑脸接着说：“你看我净问些废话，你都红酥手、黄滕酒了，哪儿能吃不好啊？”话里话外连讽带刺，没一点好语气。

李重年跟她相处久了，把她那点小性子摸得透透的，不用琢磨就知道她这是不乐意了，换着法地来表示不满呢。

“你怎么才来啊？我好饿……”李重年捂着肚子，可怜兮兮地朝她装痴卖萌。

“你眼前不就有吗？这点粗茶淡饭我还是自个留着吧。”

哼，这种时候是你撒娇卖萌就能结果不谈了的吗？周意满很不给面子地把头一偏，坚决不给李重年讨好的机会。

“这饭哪是人吃的！”李重年马上表忠心，伸手把姑娘手里的碟子推得老远，还很嫌弃地皱着鼻子，眼睛里全是面对砒霜毒药一般的惊恐。

感受到了李重年话里的怨念，周意满伸脖子往病床上的高级饭盒里瞄了一眼，没瞧出什么不妥来。再一看李重年绷着个脸，很是不如意，只好起身颠颠地跑到那端着盘子的姑娘跟前，死皮赖脸地盯着饺子看。

姑娘有点受不住，举着碟子的手都打战了。

她直勾勾地朝李重年抛媚眼，纤长的睫毛在日光灯下漂亮地忽闪着：“重年，这是谁呀？”声音娇媚得把周意满吓出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周意满还是打心底佩服这个姑娘的，要是她端着个碟子伺候李重年吃饭，被一个各方面比自己差几百倍的女人骚扰，她肯定受不了这么久才发问，估计第一时间就张牙舞爪地扑上去厮杀了。

但李重年接下来的一句话还是让她没忍住露出爪牙。

他说：“跟我住一起的那个。”

我呸！

“跟我住一起的那个”八个字，怎么听都有点暧昧的意思吧？可从李重年那张嘴里轻描淡写地吐出来，真让人一点浮想都冒不出来。

果然，“饺子姑娘”没把这话往歪了一点的方向想。

她问：“你新雇的保姆？”

李重年略一思索，托着下巴摇头道：“我更喜欢叫她‘田螺姑娘’。”

“饺子姑娘”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她不要钱？”

周意满拎过被自己扔在门口的饭盒，往李重年怀里一塞，好不容易打断了他们不靠谱的对话。

虽说她本来打定主意，就算拿去喂猪也不让李重年尝一口她做的饭，但难道要她答一句“我跟他住一起，但我要钱”来否认“田螺姑娘”这个称呼？

看她认命地从包里拿出筷子和汤勺，李重年得意地咧开嘴偷笑，被“饺子姑娘”看了个正着也不加掩饰，干脆明目张胆地使起了少爷性子：

“小田螺，给爷拿张纸！”

“就在你床头柜的抽屉里，自己拿。”周意满小心翼翼地开着饭盒的盖

子，生怕汤汁洒出来。

“小田螺，给爷介绍下今晚的菜色！”

“就两个菜，你自己看。”周意满忙着给他盛稀饭，头都懒得回。

“小田螺，给爷捶捶背！”

“吃着饭呢，你就不怕被噎死？！”周意满瞪了他一眼，差点没忍住把碗砸到他头上。

估计是觉得这场“恶少调戏小丫鬟”的戏唱得挺好听，“饺子姑娘”愣是半天没吭声。直到看到李重年不再把周意满使唤得团团转，开始慢条斯理地安下心来吃饭，“饺子姑娘”才想起要收拾周意满。

她伸出一根被精心保养过的手指，淡粉色的圆润指甲上缀着一圈华丽的金黄色晶钻，咄咄逼人地敲着碟子的边缘。

真好看呀……要花很多钱吧？这样想着，周意满在下一秒就把被自己啃得光秃秃的手指头缩到了袖子里。

当然，这个摆明了示弱的动作没有博得“饺子姑娘”的同情，她居高临下地发问道：“我明明听重年他哥哥说他很喜欢吃饺子，尤其是这一家的，为什么我带来的他不肯吃？”

她这是在跟我请教问题吗？明明是小黑屋大灯泡审讯的语气吧！

再说，这种打听男人喜好的问题难道不应该背着李重年再问吗？她怎么当着他面就大大咧咧地问出来了？！

周意满很为难。她扭过头朝李重年投去求救的目光，留给她的只有他大快朵颐的英俊侧脸。

她只好朝“饺子姑娘”摊手道：“我也不知道。”

“那你的饭在哪儿买的？”“饺子姑娘”转换话题，眼睛却压根不往周意满那儿看，直勾勾地盯在李重年脸上。

“是我自己做的呀。”周意满实话实说。

“别开玩笑。”“饺子姑娘”很淡定地笑了，望着李重年的眼神很温柔，对周意满的语气像是在哄孩子一样。

被冤枉的周意满不乐意了：“我没开玩笑，李重年现在往嘴里放的那

片肉是我上周末在超市买的，今天下午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切成片，扔到锅里……”她刚说了开头，“饺子姑娘”猛地扭过头，两颗瞪圆了的眼珠子把她吓到，让她的声音渐如蚊蚋。

“饺子姑娘”拔高声音：“你说小二吃的是你做的饭！你知不知道他从小……”

“关你什么事？”闷头吃饭的李重年突然腾出嘴，出了声。

被问到话的“饺子姑娘”立刻对周意满偃旗息鼓，转而甜美地向李重年撒娇道：“我只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话音刚落，周意满精准地捕捉到了李重年右嘴角上翘的表情，她开始为“饺子姑娘”默哀——

嗯……是这样的：李重年有个毛病，连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只要感到烦躁或者不耐烦，就会下意识地咬合右边的槽牙。由于小时候规范用食的习惯，他完美的面部并没有多余肌肉的存在，唯一能够看出他在咬牙的就是他翘起的右嘴角。但因为他那张迷人面皮和装模作样的绅士风度，根本就没有人把翘嘴角这种秀色可餐的表情看作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果然，李重年的脸一下子冷下来，像被人得罪了八辈祖宗一样，把手里的筷子往地上狠狠一掷，连缓冲的时间都没给人留。

他臭着一张脸，没好气地斜眼瞅着“饺子姑娘”，见对方实在愚笨到无法领悟他的想法，才赏出三句话，直接把饺子姑娘好不容易端住的笑容碎得干干净净。

他说：“姜迎眉，你好烦你知道不？”

“你在旁边，我实在吃不下饭。”

“你……能不能滚远点？”

生气的李小爷，语气实在算不上友好，但在周意满大半年的悉心教导下，差点脱口而出的脏话还是咽回去得很及时。估计是想起来上次骂脏话，被她拿着杂志赶到阳台的苦痛回忆，李重年本来横眉竖眼的跋扈样，都默默地带了点忧伤的气息。

对于李重年突然爆发的怒火，提前做好了思想准备，周意满自然立刻进

入角色，低头弯腰收拾被砸到地板上的筷子，顺便遮掩一下自己一脸得意的笑——虽然她不知道全身都是火药的李重年是哪根筋被动了，但他骂“饺子姑娘”的那几句话，还是挺让她舒坦的。果然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呀！

敢欺负她周意满的人，就活该被骂个狗血淋头。想来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这会子该开始抽抽搭搭掉金豆子了吧？看看戏。

她偷偷抬了一下眼，却发现剧情没按她的剧本走：

“饺子姑娘”见李重年压根不给她面子，也干脆地撕破了脸，二郎腿一跷，从包里翻出一盒粉饼就开始补妆，胭脂味把饭菜的香气都盖住了，那粉饼的颗粒在医院明亮的灯光下十足显眼，不一会儿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鼻子和眼神都比一般人要好用的李重年，被她气得嗷嗷直叫，要不是腿还打着石膏不方便，他是一准要把脚踩到她脸上的。

哎？

咦！

原来，被自己当作小白花一朵的“饺子姑娘”其实是个御姐？！周意满忽然觉得腿软，正想着要不要找个借口出去避难，却被“饺子姑娘”一双纤纤玉手扶了起来。

她情真意切地对周意满咬牙切齿道：“我实在是受够了李重年，要不是我妈派了人在楼下监督我，要我待够时间，打死我都不会来看他。他这次跟人打架从楼梯上摔下来纯属自己作，这破性子要是不改，迟早还得惹大祸。小田螺，你自求多福吧。”

旁边的李重年马上耷毛：“装不下去了吧姜迎眉，装不下去就赶紧滚！看见你都脏了爷的眼！”

姜迎眉高傲地斜了他一眼：“我跟小田螺交流感情，你跟只被人拔毛的鸭子似的瞎咋呼什么？”

李重年怒极反笑：“说这么多，还不是想进我李家的门。在我哥那儿碰了壁，就颠颠地朝我这儿来了；看到对我下手是没希望，就准备走迂回路线，现在是连我身边的人都不愿放过了是吧？不过我拜托你，要找碴埋炸弹，也要找好对象，像周意满这种清汤挂面的货色，还真不值得你费心思！”

被莫名搅进战火里的周意满本来就不大乐意，这会儿一听李重年的话，心里更是别扭得不得了。虽然她知道这位爷一旦火气上来就口不择言，什么难听说什么，但他在外人面前这么驳她的面子，也太不应该了吧？

清汤挂面什么的，实在是太让人家伤心啦！

不过比起“饺子姑娘”，李重年跟她还算是同一个战壕里的，这事等回去关了家门再算账也不迟。

于是，她索性往两人中间一站，背对李重年，朝着明眸皓齿的姜迎眉盈盈一笑，道：“姜小姐是吧？你要告诉我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也会按你说的多求些福，你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就请回吧。你也知道，这位爷的脾气实在不太好，你闹腾一场拍拍屁股走人，我还得在这儿忙东忙西地安抚好一阵，实在分不出多余的精力招呼你。”

姜迎眉没料到她还是个嘴皮子利索的，被她一席明褒暗贬的话弄得险些招架不住。

她冷哼一声：“还以为你是个老实的，没想到是我看走了眼。你愿跟着李重年我也管不着，不过刚才他说的那些话你也听见了，他可是觉得你是个不值得我费心的货色，你还是好好掂量下吧。”

周意满笑容不减，有礼貌地帮她把桌子上的包包拿起来，硬往她怀里塞：“你放心，我心里清楚得很。该是我的跑不掉，不是我的，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眼看再不走就要被周意满推出去了，姜迎眉气呼呼地抓着包扭头就走。高跟鞋落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在整个楼道里响个不停，主人愤怒的心情表露无遗。

周意满没好气地撇撇嘴，还不忘朝人消失的地方吆喝一声：“慢走不送，小心崴脚！”至于“饺子姑娘”会不会被气到真的崴脚摔下楼梯，她就没心情想了。因为姜凌波一个临时电话让她满脑子雷雨交加。

等她接完电话，垂头丧气地拖着脚步回到李重年跟前，李重年还大度地摸了一下她的脑袋表示安抚。

周意满一瞬间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爱的，但当她发现这种举动疑似驯狗后，她又马上护头瞪眼：“你干吗？”